

# 書中美術館：空場

文·圖 |  
陶亞倫  
Tao Ya-lun  
藝術創作者

《留白》是一件與城市空間對話的作品，首次發表地點在台北市信義計畫區。

以 101 大樓為主體的信義計畫區，是高度全球化的思維，也是資本主義與紐約曼哈頓的複製，更是台灣最接近世界的地方。101 摩天大樓，是欲望極大化的當代巴別爾塔，用來滿足所有人對崇高的渴望，以及本能與感官的需求。

在當代資訊爆炸的社會下，速度美學成為當代媒體藝術的主流。如同資訊大海般的訊息，仍舊無法滿足過於工具理性的大腦，對新知識追求的渴望，也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社會，以金錢交換一切後的快感。

從全球化與在地性、物質化與精神性，二元性的對話來思考，《留白》企圖創造一個以東方的空間美學為內涵的當代城市美學。

「虛空即是盈滿」，當觀眾進入一個空無一物、一望無際的時空中，一切外在能滿足欲望的事物都消失了。此時，「虛空」產生物極必反的力量，反向滲透到觀眾的內部，靜靜地體察內心的焦慮與欲望的深處。

我們稱為的「世界」，是指人類感官、觸覺可以感知的世界。顏色是不存在的，不同波長的光，反射在我們的眼中，我們的視覺神經對光進行了分類與重組，所以才有了我們眼中色彩斑斕的世界。人類的視野，從牛頓時代的絕對時空觀，走入了相對時空觀，人們對一件相同的時空歷程，有許多種不同的觀點與論述。所有生活在工具理性系統中的人們，在多維度的時空中，我們所能觀測與認識的世界，僅僅是三度時空在我們眼中的投影。不同的三度時空，我們眼睛所能看到的投影量也有不同，我們都根據自己在這三度空間中的視角所看到的現象，給予最精確的測量，所以我們的量測值，每一樣都沒錯，但是我們所測量到的，都只是投影量，只是一種幻相而已，我們僅僅看見了這個浩瀚宇宙時空中的滄海一粟。我們的智慧有限，如同柏拉圖「洞窟理論」的隱喻，從個人精神內部，外擴到社會、國家系統，我們都寄存在大大小小的洞窟之中。

2016《空場》紙上作品，是《留白》的延伸，看似一個極為普通、狹窄單薄的小紙盒，相對於這個無窮的宇宙，它僅僅是滄海一粟，可以輕易的毀壞與消失。但從作品模型的洞口窺視內部，卻呈現了一望無際的虛空。

《留白》，2012，空間裝置、投射燈、馬達，尺寸依場地而定



